

贾漫 著

大眾文艺出版社

SHI REN
HE JING ZHI

诗人敬贺之

诗人贺敬之

贾漫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人贺敬之/贾漫 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1

ISBN 7-80094-842-0

I. 诗…

II. 贾…

III. 贺敬之-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70589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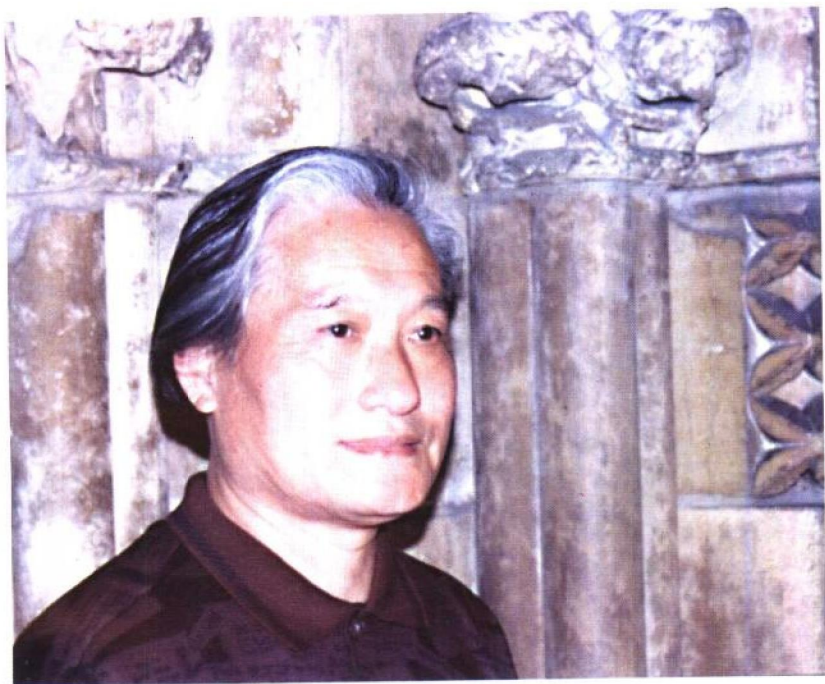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18 千字 插页 2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定 价:25.00 元



作者简介

贾漫 著名诗人、诗论家，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研究会理事，一级作家。

贾漫 1933 年 3 月出生于河北省黄骅市，1949 年 6 月参加工作，1953 年调入内蒙古文联工作直至离休，著有诗集《塞上的春天》、《春风出塞》、《中流击水》、《贾漫诗选》、长诗《云霄壮歌》（合作）、诗体小说《野茫茫》；翻译诗集《星群》、《布林贝赫诗选》；另有散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诗论等，共出版发表作品四百万字。短诗和长诗曾三次获自治区文学一等奖，部分抒情诗曾被译成英、法、朝、蒙文，并选入国内多种选集。

呵，

“我”，

是谁？

我呵，

在哪里？

……一望无际的海洋，

海洋里的

一个小小的水滴，

一望无际的田野，

田野里的

一颗小小的谷粒……

——贺敬之

03A-6p

目 录

1 来路烽火	(1)
2 去路烟尘	(12)
3 半路漩涡	(19)
4 险路诗情	(27)
5 《跃进》小注	(36)
6 七贤庄幸遇洗星海	(39)
7 归路黄金	(45)
8 延安颂	(49)
9 “我们——熟透的麦粒呀”	(53)
10 “从来没有见过别人这样写!”	(60)
11 独特的一笔	(75)
12 照彻终生的《讲话》光辉	(78)
13 文化大军的特殊使命	(84)
14 《白毛女》——新歌剧运动	(94)
15 《白毛女》风暴	(104)
16 《江山多娇人多情》(一)	(111)
17 《江山多娇人多情》(二)	(121)
18 受批判的岁月,愤怒出诗人的岁月	(132)
19 受批判的岁月,创作丰收的岁月	(140)
20 广州“黑会”与贺敬之	(150)

21 放声歌唱的时代	(156)
22 关于“我”的哲学辩证法	(167)
23 《十年颂歌》的得失	(175)
24 《雷锋之歌》的辉煌	(181)
25 时代精品《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	(194)
26 工农兵学干大字报研讨会	(207)
27 从《中国的十月》到《“八·一”之歌》	(215)
28 “慷慨赋新章”	(227)
29 两个重要的座谈会	(244)
30 关于文艺工作总口号的调整	(261)
31 概述“风雨十年”	(264)
32 两部作品和一家刊物	(274)
33 三个平反和一篇文章	(279)
34 清除精神污染到京西宾馆会议	(296)
35 作协“四大”及其以后	(310)
36 又是几番风雨	(323)
37 “绝信折水富春光”	(352)
38 心声·鼓声·钟声·涛声	(368)
39 “我不是文艺理论家”	(378)
40 友情与人情	(391)

来 路 烽 火

请注意！

在剪接的抗日战争有限的几个镜头中，有一辆南下的闷罐车，车上车下车头车尾车门车窗，都挤满了黑压压的难民，车身正在向前移动，难民依然潮水似地向前汹涌，黑色的潮水，攒动的人头都像有头的苍蝇，向蒸笼一样的蒸汽机车头上投奔……苦难的底层的中国人，就这样拚命逃亡。

这还不是最底层的中国人，最底层的中国人有的固守在自己的乡土中，与河山同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他们是荒芜的草木，暴露在烽火连云的岁月里，与大地共同呼吸着血腥。

为什么这一部纪实性的文字从这里开始？这是因为在这一辆苦难的列车上，有一位为 50 年代以后中国一代一代青年所热爱的诗人，他就是影响中国和世界的歌剧《白毛女》作者之一贺敬之，当他爬上这列火车的车顶时，还不满 14 岁。

1938 年的春天，也许是血战台儿庄带来的幸运，这一列黑黝黝的闷罐车，得以停留在山东枣庄附近的一个小站贾汪。这样一个连列车广播员都很少提名道姓的小站，这样一个冷落的荒村，在平时，上上下下至多几个旅客，有时连一个上下的人都没有。如今车下的难民如炸圈的牲群，拚命地，钻头不顾腩地向前冲撞。如果细心观察，你会发现在拥挤不堪的黑压压的人群中，有五个孩子，见缝插针向前穿梭，真是大鱼有大鱼的规律，小鱼有小鱼的规律。

在这特定的时刻，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小鱼胜大鱼，五条“小鱼”，忽而浮在水面，忽而没人浪谷，很快很快挤到最前头。然而，列车早已饱和，早已超载。不论是车窗，不论是车门，五条“小鱼”都无法鱼贯而入，他们终于登上挂钩处，由于身子瘦小而灵活，终于爬上了车顶。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眼望着闷罐车下面那些攒动的，逐渐被甩开的人头，车顶上的胜利者，万幸之中脸上浮现轻微自豪，眼望着车下那群颓丧的落伍者，又涌出一股怜悯之情。

坐在车上的五个人，任保善、张延龄、陈德秀、孙炳成、贺敬之。贺敬之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车顶上坐满了人，他们五人参差错落在人群之中。汽笛一声长啸，犹如萧萧斑马之鸣，一股酸楚滋味，涌上少年贺敬之的心头。

烟囱里突突喷出的一股一股黑烟，就是逃难人心头一缕一缕的愁绪，车轮滚滚向前，浓烟滚滚向后，愁绪千丝万缕，牵挂着大地与河山，这是养育自己14年的大地与河山呵。

少年贺敬之坐在车顶上，往事如烟，搅拌着种种愁绪。这时，他虽然没读过，也不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诗句，但此情此景已经把安史之乱中杜甫那样颠沛流离的命运摆在眼前，养育自己的家山家水即将告别，何日能见，能否再见，种种无名的愁绪，都被第一次乘坐的闷罐车，那轰轰滚动的车轮碾得粉碎。

摸一摸自己身上的夹衣，摸一摸母亲千针万线缝在衣服里的钱，钱虽少，但结结实实牢牢靠靠地缝在衣服里，每一次呼吸时，起伏的胸膛都会感到慈母的温暖。家境本来不好，又碰到战乱，怎能不使他惦记，惦记着由于贫困的折磨而逐渐衰弱的母亲，惦记着由于饥寒交迫而逐渐消瘦的父亲，还有年老的奶奶和一生下来就营养不良的弟弟……

贫寒，还算平和的日子，就这样被日寇的铁蹄踏碎了，踏碎了华北河山，也即将踏碎自己的生身地——贺家窑。

贺敬之坐在车顶上，身上的一切都会引起对于生身地的联想，由脚上穿的新布鞋，不仅想到慈母的针针线线，也想到求生与求学道路的坎坎坷坷，这坎坎坷坷的艰辛统统变成亲切的回忆。

虽然只有百十来户的贺家窑，对于贺敬之，就是十四岁多生命的全部，那三间茅草房，就是他的家。正如鸟雀永远珍爱杂枝碎叶累起的窝巢，贺敬之也永远珍爱家中的茅草房，那头顶上的屋梁，那一根一根的檩条，便是父亲用骨架支撑的家，它挡住了四季袭来的雨雪与风霜。那嗡嗡旋转的纺车，瓦罐泥盆里哗哗倾倒的水声，灶坑里哗哗剥剥燃烧干柴的声音，弟弟妹妹咿噜咿噜喝稀粥的声音，这就是童年里美妙动听的音乐。从小听贯这种音乐，使他注定听不惯恶狗的狂吠声，皮鞭的抽打声，财主的打骂声。然而，他却能听惯教堂的钟声，教徒的唱诗声。就在贺敬之家茅草房的后面，便是贺家窑的教堂，那是三间筒子房，房后还有一间小房，住着修女，照看这简陋的教堂，小小教堂属于兖州教区。贺敬之全家都是天主教徒，但实际上只有奶奶一个人虔诚，父亲母亲不是不信，而是顾不上去信，每天要拚命忙于全家人饷口。

天主教也给人以小恩小惠，如小孩得了病，教堂里能给些药。贺敬之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弟弟，就曾吃过教堂给的药。他得过痢疾，肚子里生出很多虫子，就是吃天主教堂的药治好的。

穷人中信教的多，一是因为安贫乐道，一是因为渴望改善生活的困境。贺敬之很小很小的时候，便习惯了跟随奶奶去静听教民祈祷的声音。有个王神父，主管贺家窑这座小教堂。他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附近有一个大镇，叫涧头集，那里的教堂相当宏伟，每当兖州教区的大主教前来巡视的日子，或是赶瞻礼，或是复活节，教民们便云集在那里，活动盛大，香烟缭绕。性格平和的贺敬之，深受这种虔诚、庄严、崇高气氛的感染，悲悯人类的博爱情怀，拯救苦难的一片善心，在他的心中肃然启蒙。那些穷苦的教民，在领圣体的行列里，每人口中放着一口麦饼，他看得神往，童年脑海中出

现一种理想境界，他似乎看到了希望的光芒……直到 70 岁，回忆起来依然那样印象深刻，如果不是大环境发生变化，他会不会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

遥远呵，那甩掉了的破衣烂衫，甩掉了的鄙陋茅舍，甩掉了的黄尘滚滚中的不平，甩掉了的呻吟与痛苦，甩掉了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透的艰难而混沌的尘世……豁然开朗而又升起在天空的光芒，那光芒好像近在眼前，恍惚之间又推入遥远的天边。

霎那之间出现的幻奇世界，立刻被现实的一切粉碎无余。

真真实实出现在眼前的，是每走一步每喘一口气每认识一个字……都是父亲母亲血汗的消耗与筋骨的劳损。

真真实实出现在眼前的，从四五岁记事起，家中便过着艰难而贫困的生活，家中有奶奶、父亲、母亲，后来又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这七口之家只有不到一亩的土地，奶奶和母亲二人耕种，轮换着种些谷子和棉花。从幼年起，他就要帮助家里干活，打高粱叶，到地里捡麦穗，送饭，捡棉花桃……

不到一亩的土地怎能养活七口之家？父亲每年要到当地政府领一次执照，做集市的粮食经济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斗公”。这也根本算不上什么职业，收入微薄，聊以填补一亩地收入之不足。

父亲只有一人，没有兄弟，没有帮手，四个姐妹都已经出嫁，一切全靠自己奋斗，竭尽全力也看不到希望。眼望着穷的穷富的富，高的高低的低，富的怎么看着都不顺眼，也大摇大摆地骑马坐轿；穷的怎么看着都顺眼，也低三下四地做驴做马……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熬到头！养活七口之家，怎么忙活也看不到好转的希望，把一天的闷气憋在肚子里，一个人喝闷酒，喝到一定程度，就胡思乱想，异想天开，大声说：“什么时候我学会开飞机呀？！一天能给你们挣一块袁大头呵！”或者又突然想到了别处，怒火突然爆发：“我什么时候有一把盒子枪，把他们崩了！”

苦日子使他无法排遣内心的郁闷，喝闷酒、异想天开、极度的

绝望,到底希望在何处?贺家好几代人,把希望寄托在从小就看出天分的贺敬之身上。

贺敬之很小的时候,念了半年私塾,是外村请来的一位老先生教的。老先生发现这个孩子脑子灵,有才分,教他读《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还特别给他讲授《陈情表》、《祭十二郎文》。

“……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

他朗朗而读,全神贯注,读着读着,蒙蒙胧胧体会到其中悲酸的滋味,很快很快,他便可以通背全篇,所有的课文都能背下来,使这位老先生非常高兴。

后来,入了天主教堂办的小学,学的新学,他的学习成绩仍然很突出。有一次老师出题作文,让学生们作一篇《黑山远足记》(实际上是村外不远处一座小山)。这篇作文写完以后,老师非常称赞贺敬之这一篇,当着全班同学表扬,说他这一篇作文写得有分寸、有层次,称赞他有才分,但要努力学习,不可荒废,不然就会像王安石《伤仲永》里头那个仲永,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点点滴滴的教诲使他铭刻在心,永志不忘。

成绩虽然好,家中生活愈来愈困苦,早晨上学经常空着肚子。有一个家庭生活很富裕但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看着贺敬之没吃的,说了些挖苦和羞辱他的话:“作文做得好有什么用?家里能吃上这个吗!”说着说着,他把白面饼卷鸡蛋在贺敬之眼前晃来晃去,嘴里不停地说是些羞辱人的话,贺敬之激怒了,他一拳把大饼卷鸡蛋打落在地……他的父亲听到这件事以后,不仅没有骂他,还称赞他有骨气有志气,穷也穷个“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

学校后来停办了,他失学在家,父亲想让他到离本村16华里的镇子台儿庄去当学徒。因为有一个称作锁哥的表兄在一家饭馆里端盘子,后来当了厨师。贺敬之本家四爷爷的女儿出嫁时,曾经

请这位表兄来掌勺做菜，做了各式各样的拿手菜，特别是拿桃子做了一盘非常别致的甜点，给人们留下突出的印象。

贺敬之的父亲让他跟着这位堂哥去学手艺。他虽然求学心切，一想到家里的日子这样艰难，就答应了，堂哥一看这个长得白净又性情温和的表弟，很愿意培养他。可是事情真不巧，这位堂哥因不小心打碎了饭馆的家具，人家不要他了，贺敬之学厨师的愿望只好作罢。后来这位堂哥流落到安徽，当上了矿工，很年轻就死了。

于是，家里又想让他到涧头集去，凭着天主教徒的关系，可以保送到兖州教区上中学，先当修士，然后可以当上神父。那位王神父很热心，很好，答应其父要对这个仁义听话的孩子负责到底。

父亲问他愿意不愿意去，他表示不想去，还是想上学。

“上学当然好，哪有钱？”父亲坚持让他去天主教堂当修士。

有一位本族的祖父名叫贺祖尧，农村人都称他“大先生”。就在这个时候，他闻讯后前来对贺敬之的父亲说：“典谟呵，咱们的孩子可不能进天主教，信教可以，进去就出不来。我把他送到学校去，可以免公杂费，跟绅谟一起去念书。”（贺绅谟与贺敬之的父亲平辈，大他六七岁，是贺祖尧的儿子，贺敬之的父亲学名贺典谟）贺敬之的父亲同意了。

这是一座私立完小，地址在台儿庄北边的北洛村，学校的名称为“北洛村私立小学”。

贺敬之插班四年级，到了五年级，门门功课考第一。他觉得这些功课太容易了。父亲看他学习成绩这样好，很高兴，每过十几天，给他送一次煎饼卷。这种山东大煎饼卷，可以放20天不坏，这是对儿子的特殊优待，这是除了糊涂粥、高粱面窝窝以外的特殊优待，贺敬之深深感受到这个学上得太难了，更加倍努力学习。

就在学习期间，有人捎话说，你娘让你回去一趟。时间已到了麦收，每年这时，穷人可以拣回麦穗，家中可以吃上麦子面煎饼。贺敬之想，回到家肯定可以吃上麦子面煎饼，走起路来也显得轻快

了。

回家一看，他怔住了。母亲的一只手是六指，她的这双辛劳多难的手全肿了，肿得可怕，他急着问：“娘，你怎么啦？”

母亲病得很厉害，也无钱无药医治。他说：“娘，你还没吃东西吧？”他以为锅里有做好的饭，一掀锅盖，嗡地一声，落满锅盖的苍蝇一下全飞起来，一看锅中，原来是白水煮南瓜……自己在学校里，能够吃上母亲做的煎饼卷，可她的病这么重，又是在麦收时节，锅里却是白水煮南瓜，他的眼泪刷地一下流了出来。

母亲不仅手肿，而且周身无力，因为吃不上粮食，平时经常吃的虽是一种煎饼，什么煎饼呢？多半都是高粱面或其他杂粮面摊上糠麸或白薯干做成的，还有一种野草叫茺母草，将它与其它东西混合，掺上一点麸子，摊成煎饼是绿色的，烙熟了漂亮极了，吃着却非常难吃。他想，母亲的病，是不是吃这个吃坏了？实在是无法找出病因，他的心中难过极了，穷人有了病，连点干粮都吃不上，吃的是白水煮南瓜；再看一看村里一家财主的生活，简直无法相信，那家财主吃剩下的猪肉块子、鱼头、粉条子，顺着墙根下面的阴沟里往外流。可是他家中的长工，因为偷吃一块蜜糕，被鞭子抽得头破血流。贺敬之亲眼看到这个残酷的场面，难道人生下来，天生这样不平等吗？难道穷苦人天生该让鞭子抽打，永远穷苦下去吗？

这时候，抗日战争虽然还没有全面爆发，“九·一八”事变早已发生，民族救亡的呼声已经遍及全国，这个学校，也不会安静下来。

学校里有几个年轻的老师，有两位来自胶东，叫崔宝之、梁吟鹤。有的学生说：“他们在那里犯了事儿啦！逃到我们这边来的。”

几位老师非常活跃，他们有的教国文，有的教音乐、教美术。

歌曲是时代的回声，少年儿童时代最喜欢唱歌，贺敬之学会了唱《苏武牧羊》《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渔光曲》《大路歌》……

荡除了少年的烦恼，心中的苦寒，忽而北风呼啸，忽而春暖花开，忽而进入一个桃红柳绿的世界，转而带着同情的哀愁，随着徐

徐的海风吹向大海。

这仿佛是心灵深处由童年到少年的转化，天主教堂里，那柔和的如梦如幻的青烟，那袅袅青烟上面浮起的普照人间的光芒，似乎渐渐地淡了，远了，远得被天边的风起云涌全部吞没，突然一闪，闪灭了童稚时代的幻想，代替它的是“轻撒网，紧拉绳，烟雾里辛苦等鱼踪。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的歌声。

正像“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样，歌声是风，是灌满耳朵的风。

风过云后便是雨，风中本来也夹杂着雨，这就是学校新来的一批书，书页上出现鲁迅、蒋光慈、巴金、叶绍钧、丁玲等人的名字。

几位老师特别热衷于课外的课，没有课本，他们亲自刻钢板，亲自油印，传授给同学们鲁迅的小说《离婚》、《孔乙己》，林觉民的《绝命书》，还特别选用了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在这些新来的书籍中，还没有诗歌。

这些于国难当头普洒在少年心田的及时雨，对于少年贺敬之影响甚大。

几位老师如能健在，都在八十六七岁以上，和公木、艾青的年龄差不多，他们到底是地下党，还是离家出走的进步青年，已经无处查访，但是，他们对于小小村庄、小小学校的影响，都是无法估计的，那仿佛是风雨中飞来的紫燕，口中衔着食物，为一群窝里探头的雏燕解饿充饥。岂止是充饥，那是一股生命的甘泉，一种力量的鼓荡，使羽毛逐渐丰满，使翅膀逐渐坚硬，终有一天，当气候来临，会使这群雏燕“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在几位老师的抚育下，贺敬之的文学兴趣很浓，得到老师的连连称赞，他不仅有文学的兴趣，还有美术的兴趣，他画的菊花，也受到表扬。

几位老师又发起学习拉丁化新文字，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老师鼓动组织成立了《拉丁新文字学会》，让贺敬之当会长，由他执笔给北京拉丁化新文字总会用拉丁化新文字写信，宣告学会的成

立,并希望得到支持和指教。回信很快就来了,除了肯定他们的学会,鼓励他们的热情以外,还寄来了书刊,上面有短篇小说,还连续报道南方农民生活困苦的情况,特别是报道了红军长征的消息,西安事变的消息,还有“九·一八”事变以后汉奸尹汝耕如何组织自治政府的消息。

老师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还专门对同学们作了解释。

数十年后,贺敬之一直怀念这几位老师,打听他们的下落,可是却没有音讯,想不到改革开放以后,梁吟鹤老师有了下落。他在香港,还给他写信来,谈到自己在香港已经经商,贺敬之立即写了回信,并且打听崔宝之和其他老师的下落,可是梁老师再也没有回信,不知他还在不在?

1937年,贺敬之在这个学校毕业了,他还不满13岁。

毕业了,到底怎么办?贺敬之的父亲因家境困窘难以供养儿子读书,还是叔祖贺祖尧做了主,说:还得上学,还得考学。

贺祖尧对贺典谟说:“到兖州去考滋阳简师。那里不收学费,每月发五块钱,毕业后就可以当小学的教师,让孩子跟着绅谟一起去考吧。”

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上,这位叔祖又给他指出了一条路,贺敬之跟着先他一年小学毕业的贺绅谟,前去投考简师。学校只招两个班,共90名,报考者就有两千多,因为不收学费,穷人家子弟报考的最多。直到现在,贺敬之还记得他的报考学号是55号。

由于录取的人少,报考者特别多,在放榜的前夕,黑压压的学生们等在门外,很多人在算卦,存侥幸心理,贺敬之也挤进去算了一卦。榜名终于排出来了,喜出望外而又值得自豪的是,考生两千名,贺敬之名列第四。

当时高兴得他几乎要跳起来,喊起来。这个性情温和的人,当时既没喊也没跳,可是心中兴奋得厉害,心也跳得厉害,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出路,也是家庭的出路。少年贺敬之盘算着,毕业后当

了老师,就可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了,就可以减少一些父亲的沉重负担了,就有钱帮助弟弟和妹妹上学,找到出路了。他认为能够当上一名老师,在宗族中,也算出类拔萃了。

殊不知此时此刻,卢沟桥的炮声已经打响,整个华北再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鲁南、鲁北何以为安!

兖州简师虽然考上了,学习期间,再也没有以往那种平和而安静的日子。山河破碎,草木惊惶,兖州简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短暂的学习期间,日本飞机两次轰炸,空中的铁鸟呼啸而过,全体师生几次逃往郊区,躲避飞机的袭击。

在贺敬之尚未考入兖州简师以前,文化名人公木先生曾经在那里当过老师,公木离校后,他才考进去;张铁夫也在这里学习过;他还记得廉立之先生也在这个学校当过历史教员,他每讲时事,总是壮怀激烈,愤世嫉俗而又胆力双全,发挥见解而能淋漓尽致,后来学校流亡四川,他曾当过贺敬之的级任老师。

随着形势日益恶化,学校决定南迁,这是国民党政府的决策之一。这个决策无疑是重大的善举,许多著名的学校都迁往南方。

将要迁移的时候,学校领导宣布说:“有几个特别小的同学,学校负不了责任,学校决定让他们退学回家。”

贺敬之得知最小的同学里边就有他,当时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他急迫找到贺绅谟,同他商量,让他出主意想办法,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他俩的命运就联系在一起,如今又到了决定命运的时候。他们数年同学,但贺绅谟是叔叔辈,年纪又大六七岁,所以他处处都照顾贺敬之,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数年不分,想不到这一次竟要分道扬镳。

贺绅谟对他说:“我已经决定了,投笔从戎!不能再上学了,国难当头,这个书怎么还能念下去?我告诉你吧,我已经考上了炮兵学校,怕你哭,我没有告诉你。”

看着他风风火火的样子,贺敬之一时说不出话来。